

書叢小代時大

淪陷區域的 非人生活

編 非 可



售經總局書生新

大時代叢書 曹乃珉編

淪陷區域的非人生活

N54.49
211

大時代叢書

淪陷區域的非人生活

實價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譯者
曹乃珉

校訂者
王鳴如

總發行
新生書局
廣州鹽運西路二巷九號

經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出版

淪陷區域的非人生活目次

一	敵人的獸行	一
二	蘇州的惡夢	四
三	長江要塞的江陰	三
四	遠東花園的杭州	一七
五	今日的常州	二〇
六	逃出了無錫	二四
七	戰後的虞山福地	三三
八	不堪回首話蚌埠	三五
九	我的故鄉芮埭	四〇

一〇	羅店之行·····	三
一一	從崇明來·····	四
一二	淪陷後的松江·····	五
一三	弔黃渡·····	五
一四	血淚話南潯·····	六
一五	水深火熱中的洞庭山·····	六
一六	屠甸的最近·····	六
一七	福山的女人·····	七
一八	暴風雨後之正儀·····	七

淪陷區域的非人生活

一 敵人的獸行

蘆溝橋事變發生，敵人的鐵蹄便開始向着我們的土地踏踏踏的進發，飛機和大礮，重重壓迫之下，把我們多少的良田美地，一一變成廢墟荒坵；繁華之區，統統剩着斷壁危樓。敵人是「以皇軍」號召，是以「文明」自居，但是我們看一看淪陷區域的景象，問一問淪陷區域的同胞，這「皇軍」的「文明」，在那裏？一言以蔽之，「禽獸之行」而已！

敵人的獸行 一

若干同胞已在嘗着「亡國奴」的滋味，尤其是江南文弱之邦，平時的居

民養尊處優慣的，驟然受到凌虐壓迫，實在是忍受不了。

當「皇軍」佔領一地的時候，「奸淫」「劫掠」「焚燒」「殘殺」這四項，件件是拿手好戲；他們這樣的無法無天的做，但是所謂長官，一些也不禁止，大概在他們心目中，「文明國家」的軍隊，一定要這樣做的。

淪陷區域的同胞，流亡在外國的固然很多，但是爲了種種關係而不能離開本鄉的自是不少，可是這一般留在淪陷區域的同胞，在戰後，簡直是過的非人生活。

敵人在表面上，每一個淪陷區域都沒法組織「維持會」，實際上，這種維持會的組織，除了搜羅財物供給「皇軍」外，便是爲少數士劣便利敲詐的機會。

屋宇是焚燬了，財產是被劫了，但是敵人還不肯饒恕這一般劫後的難

胞，一次一次的獸行，不斷降臨着；他們每天所過的生活，只有「血」和「淚」在表現着。

東方已現着一線曙光，敵人殘暴的獸行，一定會受到相當的處罰。「最後勝利屬於中國」的一句話，我們堅信不疑。沈淪在淪陷區域的一羣難胞，我相信決不會一直黑暗下去，總有一天，會重見光明！

在這裏，我們爲證實敵人的獸行起見，撫拾報章雜誌關於淪陷區域的非人生活情形，站在後方的同胞們！這是事實，絲毫沒有張大其詞；我們要挽救沈淪的同胞，祇有準備起來，一致作國家的後盾，供國家來驅策。正氣磅礴，一切魍魎魍魎，不久終能消滅，「公理」戰勝「強權」，這是確切不移的定理！

二 蘇州的惡夢

這是我們素有着美麗傳說的蘇州良善居民的浩劫，自從十一月第二個星期，日機初次往城中心丟炸彈以後，這天堂就被浸入這野蠻戰爭的漩渦裏了。

看了這些恐怖瘋狂的事實，令人觸目驚心。飛機載着幾噸重的炸彈，從上面丟下來，人類的血肉、塵土、石頭、泥灰像瀑布似的濺起。日機軋軋的聲音，在空中日夜環飛，像下雨似的把「死」散布給這城市。

最初日機轟炸的時候，居民驚駭得發狂的逃到避難室去，日子以久，我們就開始商議是逃避彈室去呢？還是繼續工作。最後我們決定聽天由命，仍

然工作下去。

在十一月九日，日機散下傳單，警告蘇州居民，三天後，全城當受更劇烈的轟炸，這是可能的麼。我們已經名副其實的生活在地獄裏了。這個現實的大悲劇用字句表現出來是太可怕了。我真難以把我的感想告訴你；當我看見成千成萬的男人、女人、小孩，帶着一些可憐的東西，離開了他們的家園。

這次無論出多少錢，多僱不到船，人力車，馬車等等，大半的難民只好步行，我同朋友曾從中國兵那裏得了兩隻小船，十一月十二日我被派護送第一批難民，用汽船拖着小船，到光福去。我很快的又回到蘇州，因為希望再載，但這次中國只給了我們兩隻小汽船，我把船交給了朋友，他同著別的同伴到光福去了。

現在進城已經太遲，我同一個朋友，只好把夜間的時光，消磨在一所空醫院裏，這夜正被大舉空襲。只有上帝與留在這住定毀滅的蘇州的人知道。也只有他們纔能知道那夜可怖的情形。最可怕的夢魔也不能與之比喻！整個的蘇州城，都被飛機的照明彈照亮了，死神很快的從空中伸出他的魔手，沒有一個人能够數清丟在這毫無抵抗的城市裏炸彈的數目。不能數清牠。正爲不能數清在一方里內十二小時中所落下雨的數目。我的朋友直伏在地板上，我呢，躲在床裏。可異的是：那裏居然很安全。

天明，我們就起來進城去。

我們所見的死亡與毀壞的淒慘景況，真是無法可以形容出來。我覺得很壓惡，要生病了。唯一可以看到高興的事，只是一個中國牧師領着成千的難民逃到光福去。這是一副什麼圖畫！疲倦的跟在他後面的是些小孩子、老頭

子、老婦人、跛子及一些受了炸彈或彈殼傷的人，我把他比做牧羊者領着他的羣羊，在兩天內，有五千人從蘇州逃到光福去。

我自己又離開了蘇州到光福去，但不等到十一月二十日我仍舊回到蘇州去。朋友同我駕着車子小心的避免駛在路上及倒在田裏的許多屍體上。當我們到了蘇州，日兵穿着制服正很起勁的在動手呢。這時教會裏的產業，尚未被劫。從那時起直到十二月十一日。我們每天差不多都到蘇州去，我們瞧見每一個銀行、商店、住宅都被迫打開了，日本的兵士像螞蟻似的在裏面進進出出，載走了整包的綢緞鴨絨被褥，商店貨品，以及人家裏面的各種東西。

有一次，我們去的時候，連教會的產業都被盜了。每一個人家的前後邊門，都被用強暴的手段打開了。學校住宅的建築的門都毀壞了，顯然的是被斧子鎗托打壞的。所有的房間都被進去過了。所有的櫥櫃箱子都被打開了。

於他們無用的東西，就被亂七八糟的擲在地板上，我家裏的碟子，被用力攢碎在地上，我朋友的家裏，他兒子的提琴被丟在地上，壞到無法再修了。

又有一次我到蘇州，去走進了晏氏專校管理處，在幾個日兵還未注意到我的時候，我看見他們在破壞着這學校的一個保險箱，我立刻就阻止了他們。一個正用鶴嘴鋤打保險箱的門，別的則擬弄毀了這箱子，有些兵破壞着校長室及訓育主任室的辦公桌，當我到廳堂後想找一個通譯的時候，他們就帶了土具離開了，假使再遲一會，他們必已把保險箱打開了。

離開了空場，我聽到禮堂裏有音樂的聲音，進去看見一個日軍官在玩着鋼琴，幾個兵士在打壞會議室裏的聽衆席的桌子，我責備他縱容士兵破壞禮堂，他行了一個禮，走開了。

第二天我又回到那裏。發覺那些兵終於把保險箱打開了，盜去了將近四

百元。有趣的，是在地板上找到了一個付款信封，裏面包了三百元現款，這些搶劫者以爲是無用的信，把牠拋下了。我又知道許多別的教會產業，也和許多銀行，店鋪的堅固保險箱一樣被劫掠了，裏面東西被盜了去。

確實的，蘇州日軍可恥的劫掠與其說是個人的行動，不如說是整個的行動。這樣搶走大批的物品，不是個人能够帶的，我們親見無數次這些搶去的東西是用軍用卡車裝走的。停在日軍司令部前的卡車上，是載滿了貴重的中國紅木傢具。

在日軍佔據以後，我們第一次到蘇州的時候，看見暴露在路上的屍體竟達十天甚至十天以上之久。正如精神上損失的重大，建築物破壞的損失達一百萬元以上。

所有我遇到的，全是些可怕的事，最壞的是——任何階級的女人，都遭

受了暴行，沒有人能估計得出有多少女人受到色慾狂的日軍的蹂躪，我自己會見了的許多事，足夠使我相信所聽到的報告是確實的。總之，像這樣大批的遭遇奸淫，我們說是九千五百人或九千六百人又有什麼分別呢，一天早晨在光福，我碰見一個蘇州大學的青年學生，眼睛裏滿是眼淚，告訴我他的美麗的妹妹又遭受了日軍的暴行。我又看見大堆的鄉村人顫抖的坐在路邊——一隊日兵把他們從家裏逐了出來，他們的妻子和女兒則被留下了。

有一夜，我被一個中國人留在家裏，因為要保護他的女兒和一些別的女子，這些女子是逃到他這裏來躲避的，那一夜，我留得正好，在十一點左右，我被門頂窗上的火光驚醒了。聽見有人低語：「日兵來了」。我立刻點着火，衝進了廂房，我看見有三個日兵正用火照着睡在地板上的十個或是十二個青年女子的臉。我的出現，很使他驚訝，聽着了我的憤怒的聲音，這些

東西很快的跑下樓去了。在緊張的時候，這中國父親是站在我旁邊的。

我說出了這件事，因為我能把這隱瞞在心上的活下去，若有人相信日軍到中國來是改善人民生活的，讓我到南京與上海間，二者距離約三百餘里，各處去走走，就可以知道各地是不能令人相信的被破壞了，景況異常淒慘。這些地方在六個月以前，在地球上比較起來人口是最稠密的，在中國也是富庶的。

在今天，一個旅行者可以看見城市是被轟炸，搶劫了，鎮市村莊發生了許多無恥的行爲，田地是荒蕪了，只有一些老頭子老婦，在那裏挖掘那曾是「福地」的地。牲畜是被殺掉了或被偷去了，每一處的毀壞都是那些具有最新式武器的野蠻軍隊，所做的偉大事業。

那些從家裏被逐走了許多無辜民衆到那裏去？

無數的人民是被慘殺了，別的一些在苟且偷生着，還有些擁擠在難民收容所裏，或在小洞裏，不敢回到他們已經荒蕪了的田園，搶空了的店鋪，毀滅了的事業上去，這些人就是敢回去，也不能得到戰爭狂的日軍的允許。

在這種情形下，日軍只能保持交通線各地，而對世界宣言：他們請中國人回到祖先的地方，過和平富足的生活，這是可恥的！（念霞譯）